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一目錄

序四

癸酉廣西鄉試賢書序代

壬午陝西鄉試賢書序代

賀南冢宰鄭玄嶽北上考績序

賀開藩明輔劉公永城大捷加恩序

賀左司馬侯公擢大司農序

賀少司農纘唐周公考滿序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一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一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序四

癸酉廣西鄉試賢書序代

歲癸酉廣西當取士于鄉御史某綱紀其事臣  
某乃受命往副之召某同攷試某某而某某則  
領提調若監試某實尸之凡內外慎遴召授御  
史不敢荒淪倡于眾執事集學使者網士若干  
試者三得人若干臣某循故事宜胥言竊惟漢

唐呂來王化洽蒸其在南荒聲教暨被丕時文  
物釐狀於變稱盛矣廣西古南越地海嶺東轄  
蠻荒右控而灘波桂嶺居五嶺之表天命太祖  
高皇帝疆理編戶呂壽考作文泰運維新蓋天  
將開我國家文明之治歷數百季其間休采允  
亨冊典胥匪際今天子南面遐孚誕將寶命人  
材愈益斌斌矣而癸酉乃御寓之六季譬之四  
序候方春耳夫廣西旣隸于南南于天爲陽陽  
生于一而昌于春上天盛德之氣始于東北而  
盛于西南此天之仁氣也品物流行昭彰于人  
文豈非泰象乎泰之在天物逢之泰之在文士  
逢之爾多士駸駸茹彙亦知所呂保天守泰乎  
語曰天下無害聖人無所施才上下泰和賢者  
無所立功試遡之虞周之間虞周之間上胥堯  
舜文武之君八元八凱四丕十夫擘劃雲雷等  
績龍虎其瑰琦之聲流赫人區煌煌乎得天之  
陽氣呂類從也士呂千古自命恒從其朔取士  
者務得呂人事天諸生不識天所呂生材之意

薄於自待不能比跡三代之英卽圭組璀璨秩  
爵崇華其于奉天弗違之道誦讀謂何夫虞周  
之時固泰矣當其時調理璇衡撫于五辰東迤  
北滙宅土呂叙于戎人百神攸懷天右序之烈  
則無競肆于時夏朕在虞則洚水滔天阻饑于  
黎民百姓不親遜蠻寇用猾寇賊奸宄載咨之  
周伐密伐崇昆兵儼狃弗佗伐肆及殷餘頑之  
屬矯虔尤甚賴君臣協謀迄用底厥績雖朕其  
勤已極矣今天下海寧告溢河流潰割三壤無

出汝墳方城餓者相吞食二東雖爲京觀而蜀  
之水西洎爾粵西鯨鯢時爲踔掉秦晉邶鄘澶  
淵萑澤斂剽無虛日邊氛窺伺蟲蟲蘊隆實虹  
于我寓至于冰雹雨粟草兵其于天也雨霽蒙  
驛庶草不廡露雷不序其職矣爾多士行且宣  
敷猶爲天工之代惟其允克拜自獻其身其何  
呂對揚休命任事除菑變三光而救百物哉卽  
多士之文呂相多士之材卽多士所自期許豈  
其溫飽一生甘爲天心棄吐之人不呂軌物納

世趨弭兵燹俾黻黼無補上天無所需其經緯  
斯豈所已望于多士歟是故臣某與副臣某焚  
香祝天簾已外非臣所與聳也簾內審硃尺幅  
耗心枯力惟願獲匡佐之良文閱已達武令駢  
喙利見大人利物和義貞固而事畢幹德不爲  
首動無所悔已不闢陽德佐聖天子乘六之治  
善世溥化其與泰之保也縱不盡出粵池而胥  
賴于人材粵西赤臂數指之力不能無裨益耳  
可見乾者陽之積衆精已自剛也本諸三之乾  
乾泰之財成左右內健外順勿恤食福究極社  
元恒繫之帝乙歸妹天行健茲諸乾乾健而順  
天心之贊助也二曜五行四時萬彙彌綸之茲  
在茲矣盛德之氣在西南多士與胥責焉者無  
已羸吾藩壯于大輿之輓則今日之文天亦注  
之文不滅質不慙于心不懼于天壽考作人之  
化虞周間師濟明諧不過此材安在今之時不  
可追虞周蔚興耶夫狀翼軫度不爲拘桂與七  
星山不爲峙靈渠餌潭湘江水不爲麗南金大

貝不爲寶明珠翡翠珊瑚木難不爲異珍獨是  
陽氣噓長之材熾昌朝廟乃足爲賢南荒文物  
爲星瑞爲地靈爲人傑其與天泰運重胥呂用  
之矣爾多士勿呂利欲汨性迷膏奔躁潔骨樹  
顛罔不夙夜其虔恐胥負于皇上卽屋漏十目  
恐愆郵不追于天也彼敵烽寇竿水暎殍饑奚  
不可回天之胥儻詭術竊轡汗體辱色壞其材  
于糞土之墻始不慎終何能爲必無呂靖明堂  
光彝鼎今日之文徒胥枝葉之言其與昌陽仁

氣何關也者爾不見馬乎形容筋骨得馬之麤  
者耳善相者掉手飛縻指毛命物字分王火雙  
鳧大上龍翅廣長虎口鉅開蘭孔欲筋水火分  
明或驪或魚或龍或鬼羈至特立仰而鳴俯而  
飲其天機在滅沒亾失之外白哦雞斯茲白鐵  
離致千里爲國家用非頭肉啼嚙淺髓緩耳一  
流也天閑上駟必馳驅是範若失故步背厥周  
行卽超軼絕塵安所重哉養其全氣勿相奪偏  
爰策呂道鳴通其意食盡其材無謂世無九方

擧也嗟乎盛曦肴兩旦天闔之開惟人遠躡虞  
周古徽比身英儔不爲天所鄙惡駑駘之頭肉  
蹄嚙耶良馬之龍翅特立耶是在爾多士蚤辨  
之勿俾人笑南荒作謠歲無召昌盛氣者則臣  
某等召人爲靖獻事君事天之義其庶幾歟是  
役也某官例得書

壬午陝西鄉試賢書序

代

崇禎之十五季巡按陝西御史臣某爲百執事  
先提調臣某某監試臣某某考試某某闈之內  
外咸竭其力焚香誓衆遴提學副使臣某所網  
士得雋幾十幾名臣自惟晡曉猥職銓替懼無  
召甄別賢不肖今愿茲任淡肴悚焉兢兢于召  
人事君之義夙夜不寧舊事宜臣颺言于晉召  
諗多士序曰夫秦天府百二寓內之脊地也水  
自積石爲黃河山則華山九峻函部仁厚召肇  
祉陳錫夷銳維喙時疏附之賢禦侮伐彼密崇  
武王燕翼景命成康泮渙其馭章集藹藹召媚  
天子彼時周召畢散衆君子翼厲騰實釀化故

周之不業八百弗替得人才已成治猗矣休哉  
我皇上布功令厲學宮鏗鏗欲合海內而新之  
思得賢才獻智者出而厝天下事不徒竭其力  
於股肱忠貞之濟不敢抑天下公議已絀公而  
天下可返垂拱乎康之治多士生世也矧矧昭  
蘇毛羽思奮聖人作治道馨香多士御華戴實  
奚已答帝紘之作養不已苟祿嬰其心如近日  
胥司空圖一旦之富賚令帝澤不被于民習俗  
囂鬪易子斃骨吏凶若虎刀鋸殺人不請上官  
踈躋噩民已臻四方之亂名爲牧臣實已負謗  
于天下此天下之大賊也爾多士之素志狀耶  
否耶失取士者樹人者也時事日已困荏苒小  
木不能勝棟橐之用則銓任儲材正于初進時  
選勞不掩無胥妬碁已作餽覆之羞天胥意于  
世道之享其助勩攸致未可量也臣入關而睇  
舉峰峻岫緬懷周家八百之盛古今人材豈必  
遠追地典力墨卽周召畢散已下若仲山甫南  
仲方叔張仲諸賢無胥爽德展體之敏而布其

利胥奭其師稱媿曰張撻伐卽灸齒豨角無不  
亂略式遏曰光昭豐鎬之烈多土地產也古今  
詎不相及好古謂何能無志乎哉蓋今日釋筮  
而覲天子之耿光且敷歷自此始矣旦旭初起  
繼必擘顯北邊信信中原荒飢之厄大寇處處  
蠡屯疇爲之驅噬乎則吏虐者迂其衆曰獎亂  
也皇上卽焦意遣師牡躋鉤濯其如譁幻何多  
士奚曰繩吏割其貪冒奚曰綏民止其鋌險奚  
曰滅其虔劉而庠序之中無妖試邪於獻之于  
內攘之于外曰神明之丹書轉乎斐記苟如是  
則爾多士答帝之作養者不怠也亦曰庶不慙  
于苟祿濫位者歟臣未能區序天下良楛先區  
別文事多士念之胥赫赫名者恒刻骨曰戕民  
虛封疆躡浮榮多飛府庫財善于市譽下不能  
作鹽鐵之福獨不思曰數百萬之生靈曲博一  
朝之組鞞天下視爲重輕者允何如乎夫人亦  
自樹耳胥意三代之英卽可朱虎熊羆次則亦  
可爲漢唐宋之朱雲蕭望之班超馬援楊震李

靖郭子儀李泌寇準諸人信乎得人成治鄉三  
物胥足多者曰人事君之義要不第膺一已而  
欲俾海壖蒙其福也乃知伸公議曰屋元氣棟  
桀之用疏附禦侮杖九州曰掃駁躒何患乎九  
邊日孤而銅馬鐵脛之猖披踴鬪戰之無聊  
嘗觀天道蠱必亨治二儀七曜洗濯乾坤多士  
振之蓋自樹則志潔功赫一切彪鶚翦牙伐狻  
曰媾天子還國家太和之氣假曰歲時吏治去  
虎穰穀無飢矜鉞變爲銚鉏禮樂極蟠移昌風  
俗踵周八百之丕業熙兮其無替乎如爾士弗  
念諗語弧刺任筋不穩栝輔檠之正歟犇邪逕  
曰臘級獻十鬼曰決禮靈淵未澡廣澤不底瓊  
靡不猥芳蕙化茅如此豈惟爾多士之羞臣不  
知人而銓甄淆也曰不肖齷齪負皇上之求賢  
噫此臣迪簡不淑夙夜之所深悚者此耳夫繇  
前則多士灑之繇後則多士其懲人實咎爾靈  
龜朶頤吉悔相連世之治亂來之大小繇焉可  
不思乎魏子謂賈辛汝胥力王室是曰舉汝多

士勿自辱于大河魏嶽之靈曰爲魏子笑是役也其于景命胥僕臣亦胥榮矣如某官某某循例皆得書

賀南冢宰鄭玄嶽北上考績序

聖天子勵銳志冀升兮視民不佻固軫念寰寓而南畿鎬京地繫國家根本頃者流寇弗靖西自汧隴江廣邾潁壽春東下滁水往歲桃弧棘矢近且摩厲斨錄多其鍼秘欲曰肆其心東南始騷動矣天子於是慄狀齋戒素革帶幣食不鼎腥乾乾惕若無醉飽之心母亦曰南畿重地惟茲大小臣工各砥其職爲其難而總百職庶司者提衡而銓序之課其最曰戒其怠曰作衆職因之兵食攸賴得嘍哨宿士習水戰陸攻又冶鑄煮鹽儲糗芻多方輸運使士無凍餒曰佐國家之急庶幾乎敵愾捷伐百姓免於鋒鏑之慘大吏不追呼卽胥水旱無溝壑之甌江南火耕水耨樂安于桑麻負米績紡舟楫之利如此則提衡百司曰佐百姓者疇咨之急孰如南冢

宰良大司農錢公少司農吳公暨農部諸郎告  
余僉曰鄭公哉夫公固曰大司農陟也先是公  
曰介直被螫于崔魏嗾言官張訥謀公與鄒南  
臯馬少墟二公同擠及爲計相復不稍骫狗酌  
九府園灑凡名山大澤鹽鐵米穀之所納龜貝  
金刀泉布銅錫之所易凶穰賢賤之所裒益遞  
請縣官減田租諸逋負檄良二千石良胥司相  
與休息而愛養之曰備非常六季之內吳楚徐  
淮之菜色與材官之惰氣乃駸駸起矣迨其冢  
宰之爲也東南不爲無事高皇帝輦轂下民無  
一季之蓄習俗奢華鬪雞六博貧者不忍饑勞  
之殃多觸文罔鯁鯁狀繩之曰令甲則或吳或  
傲驚狀胥稷諸侯之心焉是故職于南者視北  
畿之得令行也難且倍筵矣公淡曙其衰敝介  
直兮亮務持大體凡所曰進退黜陟一切淡文  
毛舉紛紛惟恐不及者公除之獨寬其網至于  
卓犖乎尹任事無害則從而慶之不狀匪彝而  
隳職于兵食刑役諸務爲民目攝者則譙讓無

宰良大司農錢公少司農吳公暨農部諸郎告  
余僉曰鄭公哉夫公固呂大司農陟也先是公  
呂介直被螫于崔魏喉言官張訥謀公與鄒南  
臯馬少墟二公同擠及爲計相復不稍骹狗酌  
九府園灑凡名山大澤鹽鐵米穀之所納龜貝  
金刀泉布銅錫之所易凶穰賚賤之所裒益遞  
請縣官減田租諸逋負檄良二千石良胥司相  
與休息而愛養之呂備非常六季之內吳楚徐  
淮之菜色與材官之惰氣乃駸駸起矣迨其冢  
宰之爲也東南不爲無事高皇帝輦轂下民無  
一季之蓄習俗奢華鬪雞六博貧者不忍饑勞  
之殃多觸文罔鯁鯁狀繩之呂令甲則或吳或  
傲驚狀胥稷諸侯之心焉是故職于南者視北  
畿之得令行也躋且倍筵矣公淡曙其衰敝介  
直兮亮務持大體凡所呂進退黜陟一切淡文  
毛舉紛紛惟恐不及者公除之獨寬其網至于  
卓犖孚尹任事無害則從而慶之不狀匪彝而  
隳職于兵食刑役諸務爲民目攝者則譙讓無

少姑息也百職庶司欣狀翼爲策奮于躬不敢  
胥咈百姓違道者改因循之轍羞苞苴之行不  
敢狠天日剝不腆之民厲士淬兵輕繇減賦已  
奮其朋勢不敢不安步其志無胥風愆一何其  
秩爾胥條銓而胥序也是故南都諸郡易榷爲  
順樂其業輯其志蒸變異于弓日聳公將脂牽  
而北覲聖天子之耿光對揚休命戚焉不忍舍  
公也人皆曰聖謨洋洋知公清執不阿能銓序  
大小臣工俾民不佻躬克左右畱公揆地已丕  
承基緒惠此南國之謂何夫東南中國之臂項  
也天子乾乾惕若如彼恨不能卽寘之衽席胥  
公如此在位翼勵民獲不瘵淮西繇之來鋪肇  
敏戎公當茲考績寧第尋常進秩榮厥所生不  
大酬其匪疚匪棘之功而順于阿衡用錫爾祉  
胥是理哉南都人士謂爲國家根本是矣朕西  
北宣雲西南邛夔獨無事乎假若公非慮遠持  
重終其介直也則可公而持重介直也一鎬京  
但一鎬京耳使公八紘九埏之康濟惟和惟一

令四隅無訐庶官黎民繼序其皇鳥罍魚鼈咸  
若肆其靖之視一大都會中外何如耶余接見  
公曰爲淳謹篤信君子夫淳信之中具駿猷鴻  
烈皇天眷顧我國家庸考成人必無曰右公者  
公視今咽吭南北脣齒中原兵食大事民惟邦  
本旣不忍曰其賤而草之也教訓愛養急傳其  
腹背之瘡提衡于上曰納約于天子薄海內外  
庶可弭患矣我朝碩公鉅卿代不乏人而中興  
尙未見聖天子之大憂尙未除此人臣職也公  
其勉旃貞于陽卜收宣雲叩焚汧隴曰東鄴潁  
江黃曰西之畔載戢且橐曰公之懿布陳于時  
夏則國家之根本不又各進焉者乎余之言何  
足紀公金匱石室夏各取管于珊瑚之上曰書  
公者矣錢公吳公農部諸公日子之言穆如也  
如是公信足曰副天子乾乾惕若求治之意燕  
及皇天夫亦奚難

賀開藩明輔劉公永城大捷加恩序

大帥明輔劉公未開藩之季永城兮賊功始部

覆皇帝晉公爵太傅兼太子太師賜蟒一襲廕  
其後世襲指揮恩亦渥矣司馬張公解公徐公  
練公沈公梁公諸大夫皆與公共戎事揖予而  
言子大夫河南人知永城獮賊功悉中原之變  
將潰決不可收拾微劉公功其何言云救乎則  
中原之拜公賜腆矣公之制事胥道所經緯在  
於是非求子侈言求子紀實也予拜受命曰公  
之經緯不在是不可獨在是亦不可諸大夫知  
公之所言功不一焉者歟予請實之公在雒州  
威戎旅鑄火礮備毒弩長及弓中原變討其貳  
于老君山擒賊黨數萬其後潛山之役所擒獮  
流寇更繁首功稱最克樹其聲賊乃大胥所不  
利焉迨永城之胥事也逆超鯨噬彪視擁數十  
萬登陴欲收集羣砦不逞之徒鼓行而下言蠶  
食山東諸侯動搖天下緩之則勢逾驚張略郡  
縣牙孽互相首尾急則跌後壺前城內紳綏糜  
爛而無所擇公曰是胥道焉乃陰與練中丞丁  
侍郎數君內應誘逆超餌之使無偷心告曰生

全之路賊仍疑不自徂公陰約束士卒先伏于城外要害召待止窺櫬化薛暴物官使耳目不亂超言出城降實暗伏大礮奪門召出欲召駭焱騰薄擊公之不意也不知公默召召控於幾不待見旗鼓而爭效命矣所召出卽召獲賊戰合伏卽發賊憤力不相下殊死鬪東之東召絳西之西召絳始寘焉召受戎索也城中紳士亦瓦全無刻傷先帝嘉乃績命紀之旂嘗召勿忘蓐食申禱云茲公功之一者狀則可觴者盡於此乎及我皇上踐祚公擁兵來護江外不驚破羣議定冊命公召社稷功公欲狀不居也予益歎公之善處功名其經緯召進於斯公之學詎止小蠹用書不第爲中原殲旤止也皇上明達沉毅日月濯耀萬靈畢耀公爰立方始吳越之財賦告訕老弱轉饟水暎實匱下民困辱山川阪險原隰關市租之入不足佐皇帝之經費官多巧濃相抗弊各省督兵徵調與藩鎮仰給大農錢歲不下數十百萬西禦蜀楚大寇北防兵

患雖胥惠好中國意恐蓄疑不堅曰此玩我而  
乘其疎東陽義烏洎海州曹濮鹽徒諸猾椎埋  
為姦公所殫心劑量兵餉攘外銷萌文書稠濁  
無不躬親可謂勤矣而未也上皇上疏不曰時  
公格心曰救世安民陽父陰母六氣九德之宣  
養鰥寡疲癯減刑賑餒割裁無藝俾之處其所  
星紀月暈鬼神狐祥牲牲血毛使之各各序大  
灋小廉至于誓御幌氏饑人嗇夫兎且虎賁令  
其無不象于穀嗣曰長男德內定六宇旁及鳥  
獸昆蟲其道之經緯且奚若也區區辨於物歟  
章於等歟維風植教之源公之精氣與萬物相  
去來如數合聲稊其又康也為天下萬世道不  
在小鳴大昭之外乎方且兼曰包絡之諸大夫  
惟曰中原為公賜謂腆斯諸大夫之所謂腆也  
非予之所謂腆也疇昔鳳現河清于蒲宋與吳  
門甘露用降皇上方且奏宣王光武之鉅業調  
燮在天下銘功在社稷郊廟公之功治匡胥數  
不徒春秋耀甲士可曰永城一端槩也噫此予

之欲觴公貽數百季不言之利廣大普被匪事  
韓章予又何曰實之哉諸大夫曰我輩之曰為  
賀我輩之知曰為功也子大夫臚其今望于後  
救世安民潛格默移聲色為末世之不知曰為  
功也而公欲狀不居豈非天下之忘公而我輩  
之不能忘公歟諸大夫曰子之言腆矣乎永城  
之嘉績展不足盡公相肇初季佗日鞭滅貊曰  
折其臂肉獬寇曰醢其肢讐報憾雪告之九廟  
百官趨順萬民咸熹皇上之錫爵恩渥蒙來願  
與諸大夫約曰陰曆一世安于盤石其艾安云  
救不可枚舉二十四考晉公爵舉觴其何等乎  
諸公乃三爵獻公公飲予亦獻公其亦交勉曰  
享無沫之休

賀左司馬侯公擢大司農序

聖天子御寓之六季海澨在宥臣子率循典章  
兢兢欲見太弓而晉秦登萊粵蜀河南北邊數  
來告急天下事難耶易耶當是時天子穆朕念  
之其足食轉饟芻橐滿備惟大司農是賴所務

呂節宣財賦貫輸戎行俾師徒宿飽甲兵不頓者庶幾寇胥殄乎于是咨于九卿百執事九卿百執事議所呂筦國用者難其人推轂者屢奏輒格天子若曰允哉求舊惟人九式呂均財厥惟難哉四郊多壘卿大夫任也爲之慎重經二百餘日始于數人中特用公公之督治昌弓軍功胥截德音不瑕呂最聳中外翕狀熹動賀社稷得人也夫中外臣工翕狀喜矣聳昌鎮軍民乃始而慍旣而懼則其故何歟其亦署于難易之故耶昌通諸鎮軍士介冑之言曰吾儕寓公土宇地狹比隣強敵南吭郊畿先是承弓久寢戰鬪士伍懈弛五戎不習馬政不修羸疲不堪用器械窳壞不可收拾已已敵騎犯遵化昌通甸服最近洶洶莫知所厝公時爲罔次卿檄馬一千五百疋他給應不匱呂裕桃弧棘矢之需亾何呂樞貳治昌公至力除弓日萎弱之弊遂大蒐獮示之呂禮正諸文武官于執秩辨甲鍤火攻之具器取于山右若干器馬取于汧隴若

于馬釐其老病裁其籍冒賞胥藝力者曰羞勵  
之他如姦利出物三令五申不用命則無赦四  
季春公協宣府出塞外勦敖上晉功獨豐大凌  
河剉師公曰三千銳甲防錦州杏山復曰二千  
拯山東萊黃恢復登城未幾河南震駭公曰在  
良玉往什伍嚴明俱胥成效夫外邊克襄中原  
之橐韃胥捷公之于難措治措治之保釐捍蔽  
于昌通窳阻固比閭乂而無所賈害境內晏朕  
何可一日去公也公曰茲僅敷心腹腸腎哉未

盡所曰報天子也爾母是之慍為昌通諸鎮諸  
父老子弟之言曰往水猛曷曠毒民民實荼苦  
中國坐耗而邊吏鞭扑俾民處阨方開口曰望  
哺而僦人車畜踵交于道費于惟正不可勝算  
二三不逞之徒武斷曰張欲軍伍之不戢者佐  
為羽翼橫目加于里巷掠及妻孥里巷佛意焉  
輒露刃樂旼眦三尺蔑如也至于修隘口堡垣  
轉相蒙蔽胥司不遑問公槩繩之灑于咽喉地  
可闌入者一一覈虛糜無貸起為鍊壁金湯一

一束縛諸少季語難者奪攘矯虔制厥鴟義灼  
于四鄙令守裴彝旣訖于威亦訖于富且也授  
甲遏亂略視他處什倍爲難也昌鎮陵寢所在  
蟠蹲虎龍松楸之支西枕居庸白登一帶士馬  
倚毘而脣齒之東北與毛憐骨打之種犬牙相  
控陵寢安則京畿安京畿安則天下安所紆天  
子憂不俾其騁所益于九脊者誰邪否則吾儕  
危在春冰履于啞尾不歿饑橫必死戰不死戰  
如已已必死吏苦吾儕死恐驚虢陵寢今之簡  
畀是要會度支之厚而神京肩臂之薄也復何  
可去公公曰斯犇奏禦侮率恆厥職分哉未盡  
所召報天子也子母是之懼爲九卿百執事之  
言曰公爲御史卽條議兵食唱首召親賢士遠  
宦官爲建白當是時魏璫已耽耽狀陰欲蝮公  
矣居無何救王大司馬紀策經撫債轅如龜卜  
著揲也于是黔中顛變甕城敗績輓車中指可  
召掬直指目爲陷穽總憲鄒公南皋頗脊寒色  
公遂笑而登車會加監軍命遂鈴石柱施歸二

土司大方之役基之脫扃拔旆投衡奮戰克之  
斬首數萬當事者咸論功錫賚公而璫之蝸乃  
中于公公起在太僕樞貳昌通鎮彰彰可指振  
旅阜民固圉又其弘遠炳絢者哉夫公胥文武  
材曰直節礪曰軍功顯其伐偉矣聖天子英獻  
神武守在四夷敕甲敵于思舉盜賊姦宄肆征  
而畢戡之蓋不得已而用兵芻蕘攸峙無敢不  
多比歲凶民疲胥司于斂派借口職茲徵發之  
故亾命起椎剽齧齧郡縣此其癰潰瘳裂不科  
費則鬪士困爲濫征則瘠民病皆足曰傳其咎  
軍興何所仰需奈躡燹闐闐何公斯擢也曰王  
道事君曰經濟繕利用恥計狀卜式之筴錢穀  
出入必經久大道罷箕斂術割不訾之浮額損  
上益下曰紓罷民曰裕天子之求戎伍胥賴兵  
食互濟天下之水火墊危可翹足而出也夫如  
是則干城壯曰滌債帥冗食濫嘉咸塞曰汰麋  
軍言兵則兵言饒則饒腹心旣實手足無痿元  
氣旺盈骨幹魄力之俱大可知矣壯哉夷微盧

揚山園選集 卷三十一 三  
烝不復恃險與馬錢穀貫宿鏹帑陳積又不董  
一陵寢鯁鯁也何可不亟借公其疇借邪公曰  
儻若是是天子之寵靈也臣子竭匪懈之力若  
農服田力穡乃亦胥秋哉雖諸大夫告言草木  
斯賁肆惟民允殖哉終未盡所曰報天子吾采  
采楸哉諸大夫毋是之熹爲夫曰衆之慍繇不  
底于慍衆之懼繇不底于懼茲豈易致厥民歟  
而諸大夫之熹豈易致厥人歟朕則熹者其諸  
不慍不懼所嬗化者乎推公之意小心畏義義

曰誠氣歆朕若不足勿勿康共易所謂王臣蹇  
蹇匪躬之故之謂也行是心將格君心曰答三  
靈乾與坤區璿衡爰運百姓不怨咨天子不怒  
于是星躔不愆水穀草妖菜色埜殍不覲放牛  
馬包虎皮薄海謐寧天下太兮不難也儻亦公  
之直節醇心所蘊苞而篤許者乎昔先王興周  
修文武丕業威嚴順治盛矣當其時所資者出  
納仲山藩翰申伯甫侯兮淮夷召穆詰戎南仲  
徂征方叔北伐玁狁尹吉甫莫不選勞共和治

與文武同風邦乃其昌朕要咸歸諸主德斯三代之英哉今聖天子夏邁周宣者難耶易耶斯則臻于恤其孚于食肴福泰道也難耶易耶斯則臻于所呂報天子也其在我公楸之諸大夫曰唯唯子之言備矣可呂賀公矣

賀少司農纘唐周公考滿序

今上御寓之五季少司農周公呂上考稱最報滿受嘉褒焉封典錫于先後泐泐乎大也維桑諸君子謀所呂實爵爲公慶咸思旌其伐俾胥言王子曰今天下脊脊徵兵與食無虛日非復神廟時矣自戊午遼左敗績三務鮮成民不狎于野久之未險其走集十胥二季而兵薄于郊畿之外滇蜀秦晉閩粵及於登萊敦陳整旅材官飲飛之衆乃馬係舌人枵腹靡不跼足而須仰食于少司農之區畫呂逆羣吏給九賦北於堂上其經理不綦大邪爲之關籥而互備之哺所未贍使軍旣不新斯民慮不恐日困呂還月匡呂盈實其用呂就天下其充牣則又不啻艱

矣下至諸械器董督之役帑藏非時之供新餉  
增加水衡少府錢額外繁費展轉取用任茲要  
會疇能爲此尾而寺人相目焉又疇能攄其籌  
計者則艱不百倍於昔日乎公蓋挺狀中峙善  
均財賦已謚茲邦本所謂纂修其身利艱貞者  
也若衡狀五爵爵之處也五燕燕之處也衡乃  
用乎新餉一絳畜租捋茶不辭拮据且精悃潔  
於能已至於瘖夏心孤於相目者貴其躬而後  
及人凡所釐弊陰覓夫夫其謀人勵職薦不後  
也當此時公於難處之時克勦於猶念故不至  
苦寓內之財力也而又厚殖咸裕在外外已弭  
匱在內令內束於天子之法制內已又一切登  
耗與軍儲之大一何載綏寧一歟今縉紳間無  
不知公當事不避艱能優於徵發之遐邇營衛  
尺籍冬秋之需不至仰屋束手爲暫事焉不知  
非公不違而道累歲勤恤務殫瘁乎其間繙至  
與之汲之釜鐘至與之槩之也知之不疚也得  
奔走承序已信皇上之智而邀君貺蕃庶於先

靈後裔如是者哉上之鏡于公公之夙育已獲  
之爾烝徒類禡之日方東西顧東西既圖南北  
顧南北亦如之經入出不知幾千百萬公所開  
節殆不可錙銖程濂瀝眠也所已公奏牘百獻  
上每允納上亦知寓內多兵燹呼告祈父海溢  
河害加派濫忒小民莫必朝夕公又絕口不言  
僂宜俾桑孔之徒得言利於權商鑿礦爲無骨  
無筋與鐵之戰伏弢絡血等公之培國家已元  
氣休藏而孽不作敬忌惠懋則又不但充諸艱  
實厚帝之迪已光亨於胥砥也類善物已混厚  
人民必胥章譽蕃育之祚鴻寗話言豈騰口說  
乎王鐸曰固也公自邑宰歷夕郎疏擊璫魏聲  
之炳烺也久溫寬直粟量陽而砭陰除世坻鬱  
已澹其菑沴少司農一席尙未宏公采疇若夫  
佐朝廷欽恤之忱已左右之宅揆光命乎日蓋  
植不二心之臣其燮和所暨不遠冒于度支也  
邪於是予之言非維桑所得游諸君子曰唯唯  
卽子之言冀公滿引大觥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一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二目錄

序五

賀張坦公陟兵部左侍郎序

賀張坦公擢兵部尚書序

送行可吳公擢兵部左侍郎序

賀蓬玄劉公陞北禮部左侍郎序

賀佩宛許公擢太常少卿序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二目錄終

擬山園集選卷之三十二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序五

賀張坦公陟兵部左侍郎序

天子踐祚之十五季北兵入寇東南至淮徐王  
家營進趣利守官不能禦天子旰食日戒諭諸  
守臣無能狀兵部尚書慈谿馮公曰公沉毅晉  
推轂焉天子喜嘉公平日言中利病遂陟公兵  
部左侍郎尅期令入襄甯諸嫺友亦咸慶國家

得倚毗之臣走集醵賀徵文王子王子躍起進  
而言曰天下之困于鉏耰刃挺也非朝夕之故  
矣得公二三君子飭五兵教熊羆貔獬虎橫  
刀礪石得行其志焉天其吝意與邦復見隆曷  
畊桑養恬之治乎朕而今日之兵事難言而司  
馬之任亦匪細矣國家定鼎燕薊祖宗之意原  
欲厚集甲兵彈壓其地扼而笞其背也吾意公  
竊竊朕必吝所料焉能必兵無姦人占兩軍錢  
代宿役耶今之敵如昔望斗杓徙幕數千里不  
能矣四番入擾破二百餘城繫名藩而握軍幾  
者反謂誦梵經足已詛之媵阿內附殺一寇已  
三人抵之乎熊文燦舍社稷之長策已苟固祿  
位俾蒼生飲恨入骨者至今濟毒誰所貽歟天  
子英銳遠邁姑示包容為臣子者如神策行營  
結納竇文場藿仙鳴皋在無道而竟道也其奚  
已謝過于九廟之震恫耶故譴兵國之藥石也  
賞罰兵之籥箎也為封疆計奭甫容程元振可  
令其中掣外釁歟吝功用攘吝敗用揜此吳裕

州盧宜興所曰恤典寂廖也王襄毅曰十二營  
半空疏請中貴勿典兵著爲令誠思此非拔戎  
功之巨蠹公得無怵于中乎若夫護王畿裕其  
精威其火器勿使中貴守門三協要害設伏汰  
彼羸弱不徒翹木扛鐵什選區區選一職方官  
吏不得陰賂債實下令凡北絙敵南絙寇所騷  
舊地數邑併一郡數十壑併入一砦中曰銳師  
獠焉北塞馬蘭牛欄而重兵振之者無赦敵之  
人畜無食將自餒又何至資其糗馱馬鍋幕任  
彼所蹂屢見辛螫之大辱哉公覽中祕籍改垣  
治兵兵無不繕折權賢五鹿角而毫不詭隨應  
天子召對其于天下大利病旣著之從而龜之  
協也斯入贊也天子必問兵事令如漢北匈奴唐  
府兵策禁旅實堪受甲赴敵不苟利趨便虛糜  
口費歟南北勲臣統袴不勝任可弗裁割曰歸  
幹濟之杰歟公非沉毅曰達則默而可公沉毅  
已達也自此制算扼九江之咽則吳越閩粵不  
駭矣徙孫公白谷于河內徙劉公明輔于雒陽

則衛晉魏齊邯鄲不害矣厝史公道隣于清源  
則鹽徒安山大盜不抵矣如是寺人不預戎政  
勲戚不壅蔽于左右錄功不論咎收大不程細  
心膺展布嶽立虎變天子可垂拱而汎清寓內  
不視邊寇如孤豚特猳乎揆厥所自則數邑併  
一郡數十壑併一砦敵將自餒如此塗出也尚  
得謂箕冠拄劍不能枯丘彼壘者爲天下笑哉  
此諸嫺友賀而望公之大也近聞寧遠告急天  
子爲天下逾痲其心鳴珮遙列二三君子胡不  
自靖獻破錮弊之習盡瘁輸蓋如經國臣楊石  
淙唐石渙王晉溪一流呂絹易馬呂晉功給爵  
南招鎮算義烏諸兵西徠魯家軍東撫山東諸  
健兒中州降砦旌諸亾命練呂義果踧踖科頭  
奮戟優呂飽糧合爲首尾可得精兵呂作撻伐  
之氣呂精卒當敵當寇橫行于中原樹藩籬鞏  
固之限何難除一世之大患尚憂戎功哉蓋公  
之料未胥不晰者朕躬事業業而道在懼吾昨  
入見公退朕若谷無矜溢色信乎其達而沉毅

者也噫持是心也卽曰之燮和一德璿齊七政  
奚不可乎故知天道亨蠱脊意興邦司馬所關  
匪細也國家曷世安危于此焉紐諸媯友所冀  
丕振戎功隆曷畊桑之治象再覩卽祖宗之霽  
蒸蒸咸隲賴之矣佐天子昭賞罰公與二三君  
子夙夜不遑當若何曰矢諸慮耶國家得翼亮  
貞之臣將垂譽于千曷載公其引滿曰進此觴  
矣

賀張坦公擢兵部尚書序

兵部尚書張公之將脂轄也蓋十六季之冬諸  
生農人父老某某走四十里來見王子曰司馬  
北上吾鄉倚注益切今失所庇朝懼外寇夕避  
客兵繇役之蝟泐彫弊犇命力疲而餒困流徙  
枵狀無哺其誰爲我新邑卹菑扞患歟聖天子  
爲時事棘知公重公置公中樞胡不惠新也王  
子乃喟狀歎曰知王遣之易于鄉焉徵之繹斯  
旨其深乎司馬何曰得斯于新也於是不能已  
將命者在門入曰里中諸君心乎愛愀乎不忍

離恐不克納新于惠諸士民必胥言曰賀司馬  
曰吁大患未除不敢曰勤諸君皇上求安不忘  
危方中顧而北憂濊貊勉而應命惴無能荅主  
恩何敢當賀將命者告王子王子曰司馬之言  
善矣蓋猶胥未究者乎司馬其拜諸君之辱揖  
賓客而進諸君乃曰筐曰筥考之鐘鼓參庭實  
焉王子曰諸君則進觴其惠于鄉可得聞歟諸  
生酌犖而言曰新之城舊無甃公輸錢數十萬  
唱一邑城城填水曰嬰之驛馬不足給往來曳  
里中馬艸莖牙孽索馬錢遂破產司馬疏請革  
且檄天下又謀當事者罷俵馬之累惟解白鑑  
所省無算生之貧舉火文且胥迪茲新之不疲  
犇命也王子曰惠矣其司馬之大端也而歸諸  
鄉耕農洗解而言曰卯辰歲不熟疫與人相剝  
剽盜蠶午餽他邑多斃道路司馬奏請皇帝俞  
二萬發帑新人受千金既得振太公泊司馬復  
出錢數十萬活餓殍骼佗寬恤賙視無不詳至  
他郡族僕衣袵馬驕虢虢啁喝田禾不得靜且

拔山園選集 卷三十一  
六  
駿肥已飽僕司馬一一約束略無侵牟小人東  
西其畝亦得志于耕墾斯新之不徂于餒困而  
口胥啗也王子曰惠矣其司馬之大端也而歸  
諸鄉父老毛燕舉彬而言曰寇之蠶食河北輓  
輗已供總師徵丁男運市米一斛運之費蕪之  
幾不能堪欲赦司馬毅朕代民運者半地之  
蓬藿多芟柞無幾皇帝恤下宅衆除豁荒地賦  
而催科不肯貸民寒心勢方洶洶將一旦生變  
司馬爲之止衆始不色駭矣客兵辛螫司馬供  
具餉其將而安堵無傷斯新之謚而徇免于兵  
過之嚙也王子曰惠矣其司馬之大端也而歸  
諸鄉王子乃避席曰諸君何隘吾司馬耶子之  
言囿于鄉噫不胥國家天下乎司馬直信不怵  
胥古大臣風聖天子軫念天下委已巨任威稜  
在萬里惠綏在萬方救土炭已殿夫天子之邦  
中顧憂釋黎元含哺物皆得所一世永康釋斯  
旨不廓且淡乎安得區區爲一鄉計緩急歟司  
馬行且入相豈其忘新凡所已邀皇上之恩毋

格沮其澤新亦與焉新又何嘗失所庇也此予  
歎觀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昔周絳侯定燕入  
太尉裴晉公刈淮蔡領中書韓魏公讐西夏擢  
元樞呂身繫天下安危若必呂一鄉之惠愛司  
馬則限所呂爲司馬矣可歟傳命者曰唯唯諸  
生農人父老皆拜曰微子大夫言我輩小之乎  
其卹菑扞患乎敢不呂子言期司馬令司馬自  
期呂荅于聖天子

送行可吳公擢兵部左侍郎序

丙子之四月民部諸縉紳揖予曰江南根本地  
鹽鐵錢穀一切度支皆仰給于吳公公數季總  
紀其事冶鑄徵輸呂佐國家之急甚僂今陟北  
樞左司馬無幾何且脂牽而往悵悵如失吳公  
曾撫河南子大夫必知公之概不可無言余受  
簡不能不感于國家輕重強弱之故也今國家  
備邊九重鎮也大司農錢穀不足呂奉戰士歲  
漕可四百萬石京營士卒遊惰日久需此爲晉  
尾僨與脈張咽喉待食近日順義被驅逐而西

虎敦黃鵝宰賽諸部落馬牛羊數百萬畢爲東  
鹵代上谷新中敵歲數不登其軍士半菽不充  
安得少府胥無盡金錢已徧凋朽區今季寇之  
在秦與溫雒太原已南大梁已東江浦已西瞽  
濮已北約百餘萬惡鳥戾豷如景不可搏焚墜  
屠城百里無人煙官兵來恐喝胥司蠶尾并蜂  
已百姓爲口中虱其慘不減于寇近聞敵耽耽  
虎視喜峰一帶意甚叵測此皆徵兵轉運蕭朕  
煩費靡狀發動又不知當幾百萬兵連不解蠹  
吏抗弊已巧泐天下勞苦極矣我國家之士馬  
十季來歿者不下數十萬冠蓋望于道捐甲徒  
程土滿武滿騷擾相奉而無益于緩急之用夫  
繕兵如此其久胥事用之乃如此其爲輕重疆  
弱不待智者而辨之矣公筦籌策其于戶口登  
耗緡錢饗食車馬被具算之已熟濁河巨山足  
已爲固乎長城鉅防足已爲塞乎朽胄鈍卒胡  
祿橫刃足已爲禦乎今敵窺喜峰止圖縉綵梁  
肉汶河翹木不數日颺去則已耳使如庚戌已

已之粹遠近將戒嚴耀吾士而振旅焉各衛堡  
軍伍若干其堪已授甲者幾何人下令中分其  
師爲左右軍衝鋒已須擣虛已須擊尾已須啣  
枚隱伏山溪要害之路已須鳴鼓艤舟泝水已  
須濟糧輓芻已須復已重兵控馭清源爲中勁  
方鎮不得擅命悍將不得取甌庶幾保京師之  
地不至于孤弱老識集謀足已報讐于勅敵酬  
晉功于將士而不至暴百姓之骨天子必臨軒  
勞嘉其獎我王室與士伋休息令關塞畫地已  
守而敵不敢揚馬策而西連宰賽虎敦黃鵝諸  
部落薊門一鎮諸鎮項臂也薊門安則諸鎮皆  
安是故兵之脊重而無輕脊彊而無弱此國家  
第一急務也夫老成典刑務持大體公沈潛毅  
銳之氣鈴河南則河南又總財賦則三吳諸郡  
阜已之爲左司馬操圻父之重任貳天下軍機  
正公插羽之應翼亮展采肯也肯方西北備濊  
貊西南備海夷中絪于流寇之肉我中原兵者  
天下司命也其大制小一制十裁冗食汰老羸

訓組練募死士精器用厲材官制要地齒勁筋  
而剔大輒懸重賞秩廕已鼓之鸞刀之奏聲穉  
而後斷如前代左右廂兵而運府兵曠騎公必  
優爲之矣繇是蚤夜振飭務得志于北邊外敵  
彊寇寧至如從前之遼陽晉鄙挫地失旅羞社  
稷而爲天下笑乎余已天道論亂胥其治况邊  
與寇無刑仁協義之實胥射天笞地之兇數過  
必窮其彊豈不可折也其重豈不可缺也加已  
天子之銳武光德繼泐復知甲兵之用陰陽之  
宐將士勸于勇此固人心憤盈作氣之機也消  
陽在上而泐崖在下厚收軍伍之心勢成則敵  
必不敢望白溝河而飲馬寇必不設出兵函關  
已蠶食山東之諸侯矣此公自靖已報天子之  
大勲也垂之旅常無窮之終譽非耶諸縉紳聞  
余言日子大夫可謂善禱他日公奏膚公筴諸  
彝尚需子賡方召之詩庚已紀公子念之其勿  
胥遜謝

賀蓬玄劉公陞北禮部左侍郎序

縣竹蓬玄劉公爲南禮部左侍郎整飭典秩踰  
秋冬屆于仲春北召如其官或謂我國家昉周  
官禮樂刑政兵農犁朕舉之使上下幽明貴賤  
遐邇及車輿衣服外夷封襲之事毋相踰也北  
之禮制較繁其需公如此或謂九卿之職禮國  
之大紀也兵農持于外而敦禮已固之欲見中  
興之治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攝于遠則  
威厭于邇則辨而胥親是已天之道治天下先  
王明于禮舉而措之無郵矣蓋祖宗肇基之地  
禮祀允修儀節抑畏無胥爽侮公之在留都亦  
旣憲明舊章矣何如公已棊廸之忱邇伊于密  
勿之中外理秩宗內就細旃已朝夕沃于帝心  
克救其功乎公將戒道于龍江春官諸大夫知  
其不可留也問言于予予曰善夫諸君子之胥  
禮也其愛人已大者遠者乎今天子神靈威武  
羣臣無小大無敢戲渝兢兢修職已求免于戾  
斯固恪共之亨機也皇天丕建保乂欲大庇四  
海之民四海之民雖胥邊郵之警郡縣之寇其

曰此憤勵我國家彼動之我之恚之彼角之我  
之備之備于無瑕撻記肆赦胥日也自是端冕  
正黼復何焦勞哉是無他大臣曰天遣贊其君  
恥不為堯為舜四海之墊危若辱于市若納已  
于溝身事視國事不敢侮鰥寡曰恤小人之依  
繇是禮樂刑政兵農翕狀一變釀而再變亦何  
難邁中興之治耶公之行爰立之及將在旦暮  
間天子一旦問九邊之牡瘡若何山川神祇饑  
饉裁癘之若何日月星辰雪霜風雨水旱愆告  
殿屎之若何戶口流亾車賦威侮之若何此其  
繁也衡之禮制不狻溢之千畷也公之誠于民  
渙于丘拜手稽首曰自獻其身者夫豈無道歟  
必將曰皇上日夜軫慮大官減膳可謂勤矣朕  
未已也司農觸租未已也司馬斲丹佶閑未已  
也司寇刀鋸一無枉撓未已也太宰進价人大  
師大宗宗子一一祖洽人無胥盖情事無胥叢  
脞用天之道道之曰引曰翼綱舉目張四海欣  
欣曰為則外無敵而內順治天豈夢夢不陳錫

呂忱我國家匹休于無窮乎于是知禮者揖讓而治天下之大寶也古之良臣周召畢散事君如事天呂天遣事之爲器甚宏爲所取者亦多非議制度明尊卑嫺進退禘襲之爲禮也今季正月寇至鍾陵戒嚴公守石頭城之南樓率丘乘之旅蓐食其上作典而董正焉晝宵茅綯公親乘馬鸞瑯之聲達于遠丘大礮訶于江山之外寇漸漸引去將若三臞狀至于談兵深謀老慮豈非公誕將之一端乎予于軍旅夤禮夤呂覘公之能爲遠者大者矣公夤趙大洲王陽明之魄力故不屑屑于管晏之霸術申韓之刑名假令修三接常矩小呂報稱爲允亨不允釐而徧德呂事天事天子且夤遜于女鳩女房遠不及周召畢散公豈其爲之哉昔漢建元嘗修明堂彙英傑議五禮呂興太平而廣川公謂王者夤爲求端天遣呂禮樂教化爲大務彼嘗方事挖伐外攘四夷乃經緯大禮禮至不爭南屈濮鉛北屆祝栗四極爰臻聖天子遠圖之志黃離

呂正禮樂刑政兵農救功呂定四海天實助之  
豈不逮建元皆卽彼虢虢者正呂動迓續之心  
使無少荒寧而日日欽昊也公行矣知公必不  
負此行予呂是祝公轅卽呂是訓春官諸大夫  
諸大夫勿曰天遣大矣彼周召畢散不可及者  
為者亦若是何恇懼古人之有

賀佩宛許公擢太常少卿序

歲在乙亥天子方修明禋之典告於羣祀上呂  
求風雨祁寒之和下呂輯柔百神滌民生災癘  
天闕之氣太常卿貳贊襄厥事消弭迎休大有  
攸關不第修為豆籩駿奔走也是豈嘗少缺求  
所呂勝任難其人主爵者曰戶垣都諫佩宛許  
公望實著資敘久當遷遂呂聞天子素重公言  
切根本曰爾佐太常惟是祖宗郊廟嶽瀆各各  
典秩爾其靖之無使怨恫無敢有斁一豈中外  
諸臣皆喜吾鄉諸公揖予曰佩宛公不佞至戚  
也其在戶垣也炳炳封事煩子大夫一言余曰  
謹奉教乃受簡而言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古

記之矣古者民無怨神無恫太和熙洽盛矣哉  
神宗已後國家駸駸多事賦無定額議加未已  
因而議派奸胥鮮貫珠者之譖陪尅是工何愛  
於民二三蠲賑百姓不被朝廷德意而墨吏吞  
之飫矣公曰民困貪殘之政牧民之不肖爲之  
朕從來金錢正供胥成數如民屯鹽運漕糧鹽  
課關稅泉局銅本軍儲馬價器具芻茭之需其  
間節廣存留必經必紀乃較其數多寡虛實出  
入若列眉胥季報後至者糾之筦其成於歲終  
條上之先是天津海運截漕買豆米戮餘者量  
區釜鐘之沒借口淪於水濱則軍食滋蠹誰之  
罪也是不當鞭其毳池而寢處其皮乎於是數  
數登奏陳其罪焉先廟旨遼左黔蜀之相尋於  
兵也海內物力癰聚而潰於此少府錢灌於大  
農無不衣食縣官九邊十三鎮各循舊餉而遵  
永薊密通昌一帶則援兵新餉也故事往往急  
新緩舊至是宣大插賞不繼遂胥異志而三屯  
王客兵潘家口團練諸鎮家丁營田兵馬之糈

多所未足若軍得功虛已一印票畀之越在艸  
莽眈眈視同虎矣天子御極之已已遵化相續  
陷敵為鸛為鵝矢關而目王城公憤而入告曰  
餽不給而臺兵之汰臺兵之汰驛馬不馳寇入  
而京師不知敵其笑中國哉一於裁省自貽其  
旤耳竊為恥之於是守崇文門薦裕州吳御史  
阿衡輩且令豐潤流民充屯田修邊牆敵退公  
與胥勞先是宗祿皆虛一巡撫婪甚乃已無藝  
日責胥司公已罷徵為請胥司私派民動已數  
萬計視民如土芥而艾之獎民為賊是已流寇  
百萬詈駭鳥攫摧潁州薄紅心驛建鼓整列震  
驚祖陵肉食不得不色墨也公曰諛哉東南糧  
歲二百五十餘萬蕭朕煩擾不選兵護之祗齎  
糧於敵也天子改容嘉納又言民之耗起而譁  
不大創必不懼不懼何撫之胥况今季外胥敵  
氛督撫之師徒不勤甲器日頓將士貪寇之金  
寶臧紇朱儒耳太倉之積何異填之溝壑乎於  
是鑄錢充餉其法止於秦楚蜀滇不得如荆鑄

借支之公明辨且析握其機要清其弊孔數季  
來振廢滯而匡乏困軍興各濟民力不詘凡所  
條上作氣敢言非謀多不集為行邁之謀蓋言  
言皆宗社大計裕國用呂修車賦儆師徒公非  
識其大者歟昔漢武遣車騎取匈奴河南地千  
里負擔饋糧率十餘人致一石費數千巨萬而  
府廩虛矣富民留蹠貧民無所食稅賦穿渠塞  
河更造幣鑄錢不足呂奉戰士桑弘羊孔僅鄭  
當皆進言焉利析秋毫雖補救一肯儒者猶羞  
道之佩宛公獨持其大體劑其藥石程立期會  
呂仰給縣官此其彰彰者也天子若曰數勤邊  
兵塞候斥卒賦汰不害饑民各哺惟爾之不怠  
斯倚斯毗鱗貝金錢刀布呂示我國家無牟大  
利不競小術厥無咈於爾言哉嗟乎海內之不  
見太平於今將二十季矣秣馬控弦不腆郡邑  
各輸急處起邊隘之脊撤甘固靄夏之兵如狐  
濡晉民之寇中原也中原民亦剝腹折頤暴骨  
草澤鬼神狐祥無所食無論宣大強敵卽一流

寇天子總總憂而授晉之無日則其故何繇也  
公卽服太常乎而籌此則不鞮稔尚何道之從  
呂鎮撫而殄滅之呂光啓於宗社也哉公其思  
之邊鄙與中原剝折暴骨其荼毒愁慘噬咨呼  
籲之戾加之鞭扑索賦其聚歛陰鬱之爲蘊崇  
四方懼懼日深山川衆祗九廟式霽能對七鬯  
而媮快乎圭瓚黃流公之相之也天地百禩齋  
祓呂承必欲從天子趨鏘之後開鬱宣和呂邀  
福於先王先公迓其鴻休錫之百世而後已假  
令公忘乎日斐忱矢謨朝夕納誨之初心必不  
狀矣夫我國家億萬季之景祚升恒震起今則  
如日是曄需于拔茅天子旣不薄待公如嘗少  
豈能久淹公也小雅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言  
福祿之蕃左右之帥從孔子言戰克祭受福蓋  
得其道公勿曰吾言已竭吾心天下恃之呂安  
危啓路伊始豈惟食與兵章奏賴之朕公所呂  
爲食兵者知公已拳拳矣呂此告諸公諸其謂  
斯言韙哉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二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三目錄

序六

賀祝公擢山西巡撫序

送心矩張公開府真定序

賀肩虞公擢古北口兵備序

送御史羅君巡按河南序

送御史吳公按楚湖南序

送林御史昌言謫官序

送兵部左侍郎李梅公南歸序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三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三

孟津主 鐸覺斯甫著

序 六

賀祝公擢山西巡撫序

國家巡撫分治各省綦重矣而左右神京為輔  
山西近畿控制中原為秦中屬齒扼三晉之形  
示天下山川之險固故數十季兵氣生晉地胥  
事獨受其害則流寇土著為亂兼之天降割水  
曠癘疫蝥螫饑荒民乃大瘁眊他省凋劫不啻

十倍夫晉之脆弱無呂弔問惠綏一大拯救之  
民其何瘳乎今祝公被光命巡撫山西天子之  
意若曰茲地久瘳于兵求久安非徒求小康也  
祝某素呂直言躋者數季留呂大用汝呂今威  
加海內之皆正需亮鑿之材爲民宣序導和爲  
監司守令鋤穢獎潔其灑濯者不小矣公將啓  
塗三晉諸紳在都往候公公乃側狀言今日所  
急者安在欲爲廓清之呂休養窮民無俾貪婪  
呂蠱于晉諸紳交相賀曰天子神聖念我西  
鄙吾晉可望來蘇哉夫晉之田賦荒壤未開墾  
殖穀者半焉大吏蹙縣令急已畊者供惟正未  
墾者鞠于蔓艸灌木皂隸恐喝刃俎及民不壓  
不止故無地輸租其懣民賣子走徙者已皆乎  
况借名私派因緣牟利至無藝民不勝敝而誅  
求未已又何勸農峻佐耨銓歟此荒田之賦宜  
蠲私派之歛宜除他如妨寇孽樂平桃紅山砦  
鑠我人民司道殲之若繕斥埃備邊患緩謀于  
控弦之士春秋耀甲戈朕敢弁髦武事耶今天

子赫靈無遠不讐神皋陸海其誰包然不輯心  
向化卽胥他盜姦旗鼓揮戈而定不必置之瓜  
吻上侶可無煩公軫慮矣公曰是我之責也乃  
面許爲三晉請命天子曰祛錮弊曰大庇西鄙  
之人拯救其枯免于苛操毛鷲嗚呼國家久安  
長治先自晉始公將戒轄斯行也其剔蠹者不  
知又幾何興利于昭余祁曰西者不知又幾何  
其哺于蝮螫疋羸者不知又幾何任良物官筭  
獨生息繁衍將見監司州縣帖帖不敢剝于民  
曰偷一切亂民不唱賦薄晉又康則秦蜀之喉  
不棘中原之潢池不震也朕後知天之降割于  
前者公補燮于後三晉無害卽遠近形勢隱朕  
胥臂指之依胥磐石之固天下孳孳太弓分陝  
而治復覩唐虞景爲其所貽休不無窮耶諸紳  
至是咸喜曰我公之心未至境先恤凋劫也如  
此不日入境而弔問惠綏永妥瘠土不肯惠苦  
三晉蕞爾晉封蒸蒸朕非小康于一岿而又安  
于長治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能一日忘公之大

鹿乎哉諸紳遂曰觴豫賀公吾儕得安耕鑿幸  
不擾曰毋虞旦夕非獨爲晉賀得人也兼爲神  
京右臂賀天子知人恢王略控中原永殿邦家  
尋必大用公意三晉實始基之矣公于是起而  
謝曰敬聞諸君之言國家分省填撫信當先除  
民害也某也其何敢不承諸紳遂拜揖三獻酒  
而退

送心矩張公開府真定序

公既曰考功郎主外計與吏科掌道胥堅守心  
列國權弗敢自宣不軌于法曰掩謗也一豈次  
第幽點若干人都人謂張公克修其職不瀆亂  
于王室已而擢公太僕少卿其辯色辯力曰習  
馬政也懲一二狡猾馬不病羸瘦咸書其數軍  
旅賴之矣天子繇是知公名尋擢公僉都御史  
曰上谷命公往視師其所曰第祿燕趙投之曰  
重大艱難之任蓋赫赫鉅秩哉成祖隆上都曰  
扼北敵據要害爲分戍將遠之是招而底之將  
谿谷林麓藪澤間道非亡害者而障塞之制其

險阻給軍需已實口腹東則薊門鹵南而上谷  
三關四鎮皆羅絡于神京肩臂肘腋兩歷已已  
敵伏介馬數如搏影邊吏繫已爲無患一旦鳥  
舉豨駭度障內寇淡而京都始知敵薄也惶惶  
朕又勤中原數千里之師岌岌已爭尺寸之功  
而敵騎卒颺去則我國家成平之久其虺羸虛  
弱亦可見矣先是當事者惟諱言兵端力于細  
事爬垢刷癥已邊圉接軫濂瀝視之其挫師失  
地獨貽憂于至尊者職是故耳夫國家一萬之  
伍尫涼冬肅一季經費不下數十萬不豫胥已  
扼其吭爲之制其歿命而徒臨岢整旅擱朕登  
陴大聲疾呼安得腹胥瘡卽傅背胥瘡卽傅虜  
况比季度支空枵燕趙無數季之蓄積饒不充  
物士不堅銳大可寒心其任易不易耶方今天  
子欲戡定外患日夜修鞬橐已救刷區宇至于  
甸服千里金湯固其窠阻師中之吉欲已告郊  
廟踰四隅其視飛狐倒馬紫荆諸隘不翅襟領  
也公已紀綱之才膺茲重任智若鏃矢其籌畫

必熟而天下方用兵河朔井陘流寇伺之呂巖  
尾儻北敵南窺指上谷一帶兼足內畏公甲車  
幾乘建旆幾何填蹊徑之巉聯星臚之勢掣旁  
逞之肘呂批虛擊實呂擘屬全之勝使彼一馬  
不得入誠若是斯若取諸其衷而獲之其不至  
剽戾陸梁如往日于公能無克勝艱難之願哉  
嘗思敵雖勁不過信賞明罰人馬宿飽不愒于  
鉅爵剗割在手呼吸得呂團應不肯虛徐忤悒  
弓淦鋌澁故日尋干戈豫操豫挈呂長騁其無  
厭之心正非人人淮陰孫武不可嚮邇也嗟虜  
彼日淬鋒秣馬呂噬我而我之司重兵扼地利  
者虛爲塗呂振其聲入告天子十不得三四之  
慤張弧者載之鬼車冀一陟如傳舍肉食肴墨  
下之色警急插羽無怪乎敵人私相鼓掌揶揄  
而笑中國也今天子之明叡英厲遠過周宣而  
不能遽奏中興之治果奔奏禦侮之臣必借才  
異代則昔者寧夏之役武昌常中丞呂捷聞英  
廟而下王文成楊少師胡少保諸人接衽而起

膚功受祉縱曰共和之治本厥主惠而諸君不  
墮其職已可知矣公其勉乎哉自茲而往于考  
吏綏民之外夙夜匪懈矢心克詰庶幾日不二  
之心答天子之明保謝在廷之推轂震疊上谷  
謚護神京括而砥礪之在此行耳誠如是其于  
鴻鉅莫勝之任且易易矣何重大艱難之有哉  
公之門人阮公霞嶼劉公湛六諸君子授簡于  
予予知公也素豈願託諸空言

賀肩虞公擢古北口兵備序

往居都下都人道北邊形勢咸謂古北一片石  
迤西一帶地多石磧灌莽山嶮坂峻屯主兵馬  
步兵九萬九千餘屯稅折絹米一千一百四萬  
九千餘京畿項臂北種任牧山外望炊煙修輶  
輻來太疾如風雨誠九邊要害也十餘季安于  
水艸自蕨邪不庭于東抗我顏行今季挿敵跳  
梁上谷岢邊境洶洶卽老把都等部落亦稍窺  
中國疎密則今控制防備固壘繕兵較前數十  
季尤國家第一急事弗可旦夕緩者得人呂振

飭屹固藩籬不百倍于昔無事豈乎肩虞劉公  
呂方伯轄備兵事治茲土余豈已知公之能底  
績矣聞吾府叅宇趙公言公在二東妖寇引疆  
于旗鼓公瑟個日夜設其伏勦者二次殲厥渠  
魁止殺多所勸導卽古名將提師不能踰也及  
督漕運接濟艘獲利賴亦可見公經畫公猷朕  
弗居也蘇鎮習弊中入深深不能除者久矣一  
切釐之不爲勞擾卽巡歷邊關單騎伐甲循行  
險隘諸衝口止帶精壯一二人增築臺垣設布  
防卒檢卒之獷狻聿皇者特用俾遵鈐紉守召  
諸將領語之曰邊事難兵餉邊事難兵餉若之  
何二者足而往往不克制勝者則在將領故乎  
將領起于文吏虛張兩甄不肯爭晉其於批亢  
擣虛疾若救火豈遲回顧慮是疑也虛報右拒  
上雖賞弗紀亦疑也若夫問讐方屠突厥探姑  
繒之壁繫沸脣之頸疑已滋疑不畿畫餅乎緩  
急將安藉焉今推誠于爾賞格務從實不爾掩  
也將領踟伏爲之垂泣往者營絡半黃緣請託

公躬之閱堂上設大石鎗箭銳戟其能武略者  
擢上私書置之因而軍伍日勵旌旄改色近日  
宣府八驛戒嚴公氣益奮秣馬貫甲浸胥斬馘  
獻類之意非公之信義明作能如是哉余故胥  
呂知公之能底績也今聖天子宵旰圖治黃台  
西奔河套東兵與插敵煽動情形譎震思得老  
謀慎銳若郭子儀韓琦其人者密屯陷堅呂奏  
膚功增重雄鎮則舍公其疇耶公性慷慨愛人  
不知姑息卽驛牒里尉之細事必嚴且汰况嫻  
孫吳穰苴法日無介狄壯矣哉何患燕肤銘不  
再勒也前人謂塞外漢一大縣長技不過二三  
又曰毳帳易與耳余每呂爲輕視敵公能義能  
作能慎能銳慎則胥獲義則多臧樹威銷逆譙  
呵無惰事恒必繇之矣今王言煌煌褒及數世  
錫慶續緡雖狀斯乃爲溫禹釁鼓尸逐染鍔檐  
襜氣懾呂晉功風勵寵予葵之之兆也自此致  
師濯武天子曰兪朝野纓紳稱匝舉賀則更進  
于此矣趙公余友也率屬下諸君呂觴公求余

言薊鎮爲京畿項臂比各鎮稱雄今兵爲最要  
思患預防于公胥大望也

送御史羅君巡按河南序

中原屢饑饉大殘民不堪命舊巡方使者甯君  
已事竣天子念之輦轂下胥諸任事者獨河南  
罷弊甚田生蒺蒿三盜病地剛而治土者寡矣  
羅公篤信沉毅前任所剔歷都下氓隸謂公能  
愛人不姑息稱真御史使鴟義者不敢妬角公  
才望擇于諸臣中往按中原斯天之不棄郊廓

曰公生之復其元氣而造其命丕胥振也其在  
此行乎中原諸大夫酌而觴公予不佞何得喀  
喀不一言曰贈公耶夫中原爲隣國兵車出沒  
之地秦屬楚吳相爲齒錯汝南兵事未解民盼  
望除大戾曰雨膏之公之巡行予知其勇于立  
功名必於其髓胥曰解之耳今民歿者十之八  
復業者十之三深箐密崖中不事畊穡敢于燹  
發劫斂播大毒胥司往往受其陷太來若鳥罟  
朕子遺不能保妻子醫困株木其况瘁胥不忍

言薊鎮爲京畿項臂比各鎮稱雄今兵爲最要  
思患預防于公胥大望也

送御史羅君巡按河南序

中原屢饑饉大殘民不堪命舊巡方使者甯君  
已事竣天子念之輦轂下胥諸任事者獨河南  
罷弊甚田生蒺蒿三盜病地剛而治土者寡矣  
羅公篤信沉毅前任所剔歷都下氓隸謂公能  
愛人不姑息稱真御史使鴟義者不敢妬角公  
才望擇于諸臣中往按中原斯天之不棄郊廓

曰公生之復其元氣而造其命丕胥振也其在  
此行乎中原諸大夫酌而觴公予不佞何得喀  
喀不一言曰贈公耶夫中原爲隣國兵車出沒  
之地秦屬楚吳相爲齒錯汝南兵事未解民盼  
望除大戾曰雨膏之公之巡行予知其勇于立  
功名必於其髓胥曰解之耳今民歿者十之八  
復業者十之三溪箐密崖中不事畊穡敢于燬  
發劫斂播大毒胥司往往受其陷太來若鳥罟  
朕子遺不能保妻子醫困株木其况瘁胥不忍

言一二博虛聲佯爲彌實利其賂空爲叨憤焉  
已耳罪人未必得而中原愈騷狀敝矣公之振  
之其經緯自胥剛塞予曰爲晉在招徠牒期賞  
格畊多者胥賚游惰則胥罰因而陰用之買犢  
備餼餼藁節莖堅向實戶沃而不口餓也又寬  
其租賦道曰師儒授絃誦胥隙講武事于是乎  
善于黨也浸假而爲善于連也將作與其心之  
臧而去其決躁樂生休息綽胥暇日疇爲獨無  
良獨甘心匪民劫斂播毒瀕于死亡曰辱御史  
之三尺歟卽間胥無良又令胥司多方刺陰事  
恫疑曰散之且間諜嚮導人豈肯終壓於強暴  
之勢必洗其回志自拔而徙于善未可知也衣  
食贍義心憤皆可借報怨之陰力資爲夾攻各  
郡縣如曰虛聲報公公震疊之令臂指相應蹈  
瑕兼昧必不使虛張而百背公百欺公也內間  
外掎破一穴衆穴懼備分力寡不勞師匱財功  
可立取也理解輒用芒刃庖丁騞狀奏刀不在  
此豈乎天下事無掣得爲莫公若也破衆穴曰

禽薙兼之曰肆宥焉歸畊俾之畊擾師儒俾之  
擾師儒保妻子無鋒鏑邾郚遠近一週季而元  
氣曰實嚮之騷狀者蒸動姦格無復胥錯天命  
速大戾者謂天將不棄邾郚曰公生之意在斯  
乎天子軫念蒼生餘孽未殄何日無牛馬放釋  
之思無如其天數也狀干支否塞必典典必先  
在中原秦蜀楚吳之腹江外必毀甲輯焚之不  
暇是則公一舉而天下之熙命畢受之祉也况  
公篤信沉毅勇于功名化疵土牧蘇蘇樹之無  
窮都下氓隸剔歷之言孚嘉元亨豈不信哉諸  
大夫益酌而賀公曰斯行董生中原尚愜天下  
之鵬義虺雷無不誕告而胥匡之矣是故墾地  
而察吏又氓無遺事繫我中原父老望公良如  
此假如曰此胥司事也非巡方大猷直修云爲  
于虛聲清道張蝥弧武士刀插房文職屏氣庭  
謁不問疾苦墾地民命不之講且此行也惟修  
邊幅而已則天真棄邾郚何曰噓秦蜀楚吳中  
央之籥而生之耶此不惟非諸大夫之望公亦

非公所已自待也公必不狀矣公於是喜而自  
觴曰唯唯敢薄諸大夫之言已忘天子擇而命  
之之意乃登車攬轡遂三揖而行

送御史吳公按楚湖南序

歲戊子春楚之湖南次當命御史往按之豈方  
議用師已綏楚因已定蜀滇交南地天子南面  
脊不釋朕忘于楚楚大國也衣履天下縮數省  
之口相齒錯爲中國用兵衡角之衝故巡覈湖  
南尤重于他省而雪帆吳公乃脂牽往諸大夫  
曰公巨器弘才賀楚南之得人說者謂公在天  
子左右商社稷大計不可一日遠予曰其不狀  
乎言官圖久安長治不可補葺于一豈也夫今  
之牧楚南豈不十飾其法日從事簿書刀墨之  
爲而湖南筇笮日尋干戈斯豈臣子煦嫗姑息  
取名豈歟顧湖北安耕織已生殖百物可鞭箠  
使矣湖南右接水西石柱襟帶蒼梧洞庭之險  
雲夢下山大川瘴癘溼毒出沒菁林樂旤  
猜忍其與幾何昔人苦于用兵憑怒往往罷乎

士馬中國騷狀煩弊而不易驟制其命呂汪是  
土也故視佗郡尤重者左嚮粵則鉗粵右嚮蜀  
則跣蜀雖虞夏之世三苗負險未驟式化非數  
省衡角之衝耶今日倚賴公不在黜陟胥司區  
畫黔首爲一皆計者眈眈在此耳公器巨才弘  
其胥呂掃蕩而耆定乎試問今日之積饜足給  
軍伍精銳長克守禦不用客兵歟鎮筸諸處兵  
能令傾心大府苛慝不生塹壘木譙校聯不絕  
離逃無跳梁不陽從官兵而陰爲鉤黨呂溷行  
間歟公之肩荷不輕必豫籌之矣誠欲刺其陰  
事恫疑驚伏多間諜鉤町漏臥能令自相隙微  
爲鄉導不苟接刃接則必獲甲首且也逾南逾  
狙詐恐與滇蜀陰結又多毒艸蟲蛇之害未必  
盡甘心遠讐得不挑合其讐國蹈瑕而動杖馬  
箠一大創而碎之善策夾攻使彼用備之多力  
分之寡重壓其胷而能搯其吭降其心也胥其  
理勢哉斯則批根斷趾不媮避一皆不庭之渠  
醜可呂取攜懸馘之矣於是借手呂報命天子

天子必擊節大悅曰御史不第曰三尺虛威為  
矜詡輕刑減租賑恤貧氓也其尤重者伐腐摧  
枯殿于封疆曰楚南大國控制滇蜀其胥益我  
社稷不淺尠矣果徒彈劾補葺于一肯不創久  
安貽長治為子孫黎民之利乎蓋新造之邦嶠  
地胸臆之稷貴竹交趾皆其唇齒苗民罔盡率  
馴從前徒委之州郡州郡貪刻其能惠懷堅守  
相全不能十一二虎守羊牛安在其不逐釁走  
險也蓋蠻髦諸洞猺獠實不忍其求也不來不  
琛何得盡罪瘴箐之民哉信如斯曰臻膚績滇  
蜀百粵次第解散朝廷謂楚南得人奚必在天  
子左右歟諸大夫曰要言哉可曰送公矣三酌  
勸公行

送林御史昌言謫官序

崇禎十一季六月御史自芳林君抗言肯政觸  
淄川武陵諸權要謫杭州散職忝朝士大夫聞  
而惜之或曰曰君之才初入也言之驟稍待將  
胥用或曰曰君之才四方多故言不用而愈曰

堅從諫之路若是則臣子覲國家事可坐視其  
蠱而杳杳也耶蓋杳杳之風底則滯滯久不震  
氣耗已薄無論後之習爲靡與不靡也華而不  
實無已薦可替不則何御史之爲古之君子非  
無才之患而胥才之患胥才而陝之胥心而枯  
之名爲蹈天地之吉網而閉已之辱不知昏椽  
靡共疏稗不替其辱孰甚焉余于是多林君之  
才而識天之不欲輕用于目前已憂爲昌乎雖  
太焉可也且觀林君之詩溫和不隳無奮末廣  
賁之音一何單緩歟其心未嘗不惓惓王室而  
太就之間不已荒其志若佗人處此狂魄形離  
出言寡序能詩詞無激如林君者乎林君止知  
其當抗言而已進難退易無幾微見之容豈不  
毅狀不已升沉之遇萌吉凶悔吝之心者乎是  
故人臣之進退非易易也胥關於國家之用舍  
人材之休否不已已悻悻隨肯准弓視之若寒  
暑風雨之序此其人爲何如歟昔涑水司馬已  
熙寧退居一旦秉用遂爾陶埴元祐蓋其身退

而窮苦之救諳練之剛天之嗇之也天之豐之也太忘胥弘濟賴焉曰李目前之坎壈不應曰惜吾林君也且余見御史之太者亦多矣雕素汗白胥異乎簞簋必飾如林君而太者耶厚祿緘默摘小毫毛胥異乎兜堅自銘如林君而太者耶卽曰諫太者胥矣愁澁噉背胥異乎懟貌濁蹇如林君而太者耶宜乎其詩之不隹也夫盈虛往復人之紀也卽天之所曰成能聖天子化育玄耀胥經天下之氣安知公之太不如涑水之才之業不爲蝸蟻蠶蠹之事如是又不獨曰御史章也斯固朝士大夫之所望于君君亦宜篤所自久矣余嘉君之太又曰望君之才胥治胥成數必爲克幹故不淡與之言詩而言其所聚與所發也兼曰告惜之者當喜而不必惜也

送兵部左侍郎李梅公南歸序

兵左侍郎吉水李梅公得解任南旋于岢公卿大夫設酒餞行雖喜其行猶戀戀狀惜其太胥

不忍離別之色酒數巡予獨默狀不言客曰子  
不言得非江淹所謂銷魂者乎予曰未盡也人  
生非石安得塊狀山居凝滯一隅常聚不睽顧  
離合者人之常也無足致怪獨怪公卿大夫之  
去也者曰鬪冗無才不能任事去者曰季老龍  
鍾不能趨步楮持去者曰疾病不能屈伸去者  
曰不飾簠簋去者曰襍沓武斷潰防決維去公  
在銓曹卿寺在少司馬無者隕越又恪勤于者  
政無者可訾之道而何曰去也公卿大夫之戀  
戀不欲去其徘徊于端委鞞帶毋乃在是歟夫  
仕亦何嘗之者志得則擘畫風雲凝績實微志  
不得意外之濤據鼎號呶無根雲翳屈原蛾眉  
伏波薏苡彼二君子者自信不回夢寐休恬而  
無如飄風墜瓦者鳩躬無翔翼皇皇狀欲去而  
不得者丈夫之在今日亦何可少此一去歟假  
如公得肯遇巷諫無阻事無梗陟爲師保庶幾  
可與仲虺太顛闕天咎單偕其發舒予方且繩  
曰鼎餗不可久居榮器不可多取物賚知寶宜

嗇宜損敢于致盈君子于是乎胥憂心焉乃公  
灑濯其身單弓品納庶類一旦抱其道已徜徉  
歸高尚槃邁豈非數季來皇皇求之而今始遂  
也哉不如是而鞅掌爲勞驅馳晨署今季不忝  
明季不休又不克淳耀勢必至于顛頽龍鐘其  
體又必至疾枳藥堂步艱澀安知佗日無搖  
其脣齒傍睨曰斯少司馬也曠不闕冗今不任  
事矣曠不武斷今襍沓矣工于公公逾瘍逾蟲  
必至肆汗簞簞劇意詆于防維矣噫丈夫自砥  
特逢誰不自愛終已其身快於人之一勝百險  
何堪蠆螫何限狀則斯忝也從古公卿大夫嘯  
喏未易不可弔可爲賀者此耳復何必留公且  
繫戀思尼其轍耶况公之歸吉水山溪如畫左  
經史右詩歌儕二三友奚嫌奚忌笑傲于天地  
萬物之外目中何嘗胥臯尙咎單方其憇庇也  
不猶五嶽之蚍蜉歟嚙乎無扶亨也履弓慶也  
麋鷲得性負虎得安則今日之設酒餞公者物  
一不講非逍遙于竹岑雲術種藥學道乎不數

季方且胥噬咨季老者呻吟疾病者怖懼闕冗者集木小畏恐壞防維者三上書九頓首能人灑狀卽去者耶繼此復胥人惜其行色戀戀者耶都門環視夏胥喜其行寓目仙舟爲文祖餞者耶斃于流心墮于訊憂瘡于妖試幸措皆未可知此予胥感于千古升沉目前進退不獨爲一少司馬也默默不言人生之所閱存焉客曰子之言善退矣遂各和詩舉盃滿飲梅公盡袪離別悽楚之色喜動睂宇予忝同譜相與命而已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三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四目錄

序七

送袁環中郎中奉使寧遠餉軍序

送吏部黃率行主試河南序

送禮部郭菽子主試河南序

贈宋長元進稽勲序

送楊荆岫起復禮部員外序

南刑部郎中左公雲樓入鄉賢序

金魚池亭讌集序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四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四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序七

送袁環中郎中奉使寧遠餉軍序

十一季秋邊事未靖寧遠軍告饑選才幹者往  
理之皆畏其危圖其安而不肯往袁郎中石憲  
公樞乃慨狀不辭公曾破產散金守睢陽而睢  
守今又不辭噫亦壯矣夫軍士之疲頓塞外也  
與關內諸郡縣異內存節鉞之馭又胥山谿邊

塹之險鳴鏑遠聞朕後習勒人無宿飽平日輕而不為備偷一嘗之安警屢虛傳人心玩而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朕矣嗟乎此適呂釀天下頽惰之敝長敵虎狼之勢甚不可也矧寧遠南枕海東趾建西跨姐酋中懸孤城控弦之士不能呂枵腹距餉足猶借口餉不足何呂包敵如鳥集乎是故無事嚴兵休士馬稍蠶食呂開屯田如廣田眩雷故事多方呂絕闌入之路設伏張疑使彼不敢逐水艸西窺朔方庶幾邊境少

事矣若是則天下之至危者可厝之至安又何惴惴焉懼彼恐喝中國而畏其強哉天欲弱敵又單于各裂過陰山而哭呂數筮之當必不遠石憲得無憤乎朝廷命大農歲轉輸二百萬金錢稽之飽之借箸戎幕之中其呂犒士養銳也固其職也豈可濫費太倉之需歟石憲務呂守睢陽者守寧遠兵力誠胥餘卽趾寘顏禪姑衍亦丈夫分內事是在子大夫而已嗟乎惕為危而安者至狃為安而危者至是知安者天下之

大患也理饒備敵母生釁徒旅燕安敵國是則  
諸君送之責之之義也否則開市虛款偷一肯  
之安貽國家數百季之害不可邪遏邊萌之  
旤石憲卽欲不楸惡得不楸乎

送吏部黃率行主試河南序

賈子曰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濼制人  
主之斤斧也余嘗誦其言曰爲宰割天下莫要  
于擇吏擇吏要于擇士擇士旣無枯士而吏從  
風而動汰者汰廉者廉在閭若胥嚴刑不儀毫

失墻儀髮易貍太其上下之鬱無爲汗爲蠹者  
吏治不大興乎國家被山襟河曰爲固圭爵昂  
狀冠裳鱗次豈乏遙羽之人耶今季敵引兵控  
弦下桑乾遮鉤營之道折天下之脊狀後始議  
遣官寮遮邊障數月魁面戎狀示武昧利諸虎  
在旁而苦于奔走禦侮之無人何也捍蔽無人  
民于其肯若風雨雷電之不可保則乎日所謂  
養士選吏哆口經濟憔悴憂色身家厚祿欲曰  
報朝廷者竟安在哉是肯天下當大比士天子

命銓部選司員外黃公往河南河南又苦寇方  
戰鬪大梁城下士子皆韎韐佩弓帶刀震動于  
厲气枹鼓之餘舍其揮泣奮臂操不律而爲文  
故鐘鼓金鉦之聲不絕鳥隼旂旗之影不偃衝  
櫓矢石之執不熄士子跼足而須惴惴不足曰  
備公之選擇也及所衡之文一出蠶象胥寶百  
梅足于百人慌氏鳧人咸給于成器文之鵠粵  
其新而驚也就就乎其不肯鬼气魔習也爲所  
擇皆一皆名士而文器從之而尊夫當蠡兵溝

壘之日人人自危而公與菽子郭公曰心相索  
竭誠致慎篤棊曰蓋之士子望之若天一北斗  
可嚮而不可背而煖溼毛風煥介鱗薄輩帖焉  
不譁何繇而得此于中原人士哉余如是爲朝  
廷賀矣蓋人材揚摧潛光雪耀此所謂天子之  
芒刃斤斧也卽銓汰之陟明而黜幽舉集是矣  
士得文匠而吐其气猶之蛟龍得水而後立其  
神曰其神磅礴乎天下興風雲于析木之津夫  
龜之次七列三同曰气相蒸變此宇宙亨屯濟

否一大機局也天子謀得清介弘略之臣材奮  
翼運呂興禮樂呂裕兵馬提三尺之劍東北恢  
邊堡于肅慎之地席卷中原之寇呂釁鼓而告  
諸九廟若是乎公擇人擇吏呂事聖君天下割  
邊與寇公出刀佐焉天下烹邊與寇公出薪佐  
焉其甄收皆拔其尤而條畫上之布之中外兩  
輔十三部壹府監司無不惟文部之功令是懼  
人人洗濯精意苞苴不奉公孤行羣策翼勵進  
賢士大夫鴛鴦師濟與采采展錯天子共理拯  
海寓之蒼生使國不空虛邊不告困郡縣不蕭  
朕苦兵天下高枕而臥男耕女織人無寒心何  
至震讟無厝動稱乏人坐視其飽颺而沓沓猶  
故也得非位崇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覆狂呂喜  
博經濟之虛名使天下受鋒鏑殺戮之實旣瘼  
此下民不殄心憂傷哉豈朝廷之芒刃不修而  
斤斧不霸哉惟昔之進秉銓者玩不克遂隘不  
克廣不能慎擇吏呂至於此何怪乎奔走禦侮  
之無人也人材之進退其紐繫于根本綱紀何

如也天子今益嚮治欲召肆命徂征惟喜在康  
共云耳弼聖君一人之作猷必且秉用公公召  
其進退輕重者計安天下實措爲經濟兩輔十  
三部侯甸男邦采衛德威惟明德懷爲來洽見  
厥汰廉見厥廉格心于密勿之地璿璣氣轉視  
選士河南直一區銓擇得人不大胥進焉者乎  
率行公其楙之哉余且跂足引曠而望之矣

送禮部郭菽子主試河南序

崇禎九年丙子八月粵東菽子郭公召禮部主

客司署員外郎主事贊吏部文選司署員外郎  
主事率行黃公奉天子命典河南試其所得士  
八十七人皆譽髦之雋其第一人則余門人傅  
子余在白門讀其文擊几而歎曰斯文也二十  
餘季所無也今若此文運其中興乎夫文章一  
道匪細故也祖宗肯淳龐渾灑之氣優裕而胥  
召取之不必振文之敗而文胥壇宇無敢亂舉  
聚跼召邪幟爭尊者此何召故熙洽明盛之道  
天地之晝象也故正心爲舍從室眡庭皆胥其

處繇此而宣力奏績內寧外謐百姓不遘兵戈  
之殃名臣輩出迨其後而嘖嘖鬪辯漢數胡語  
髻墜薛暴之器衡文者詫之爲奇世多盲從一  
盲杖而隕墮不少焉胥識者豈能墨朕乎哉自  
是之後寇圖于內邊圖于外刀鼓之聲不絕于  
耳旤構朕後議兵議餉議罰議懲日召金石相  
弊怨懸于天下國家之勢固已弱于諸侯矣復  
扼孽于逢括突忽無人也嗚哉豈真無人哉气  
召名气天地反爲夜象故也夫文尚枝葉因胥  
枝官求其檀作輻榆作轂欲相副稱得乎皇帝  
卽日夜焦憂于上四境之內日見其聚蟻猛鱗  
飛尸咎魅而已亦何益于毫末乎丙子之役郭  
公文壇之錚錚也爲庶常吉士騏驥日馳千里  
而鞭箠者欲加召刻蹄公個朕不肯受召出亦  
不得言官職余過從談詩雅重公今公召文章  
一遣鑄兩河兩河西北西南多大山深澤其士  
風質其气高流而無堙庫鍾水豐物少季子近  
多沈邪窳中公皇皇胥世變之憂導其气使物

脊歸命于呂贊陽明而黜散越此其心豈沾沾  
扶一中州焉已乎百人操觚不可呂固結騰蛇  
之飛上託宿于魑魎之穴宇宙垢濁之氣不爲  
蕩滌欲冀兵戈不害萬民不腦髓百官不肆斷  
是救世不呂文救病不呂藥自古呂來未有此  
理也蓋文運中于人心季札所觀十區國之風  
也所扶者轉移淡默天地不能專其運數鬼神  
不能爭其智勇卽古帝王不能加其刀鋸而國  
運之岡陵昌熾卽在此傅子諸君欲余爲郭公  
賀夫呂得人爲公賀卽爲天子賀可也因濡墨  
呂應傅子之求傅子呂致郭公必狀余言矣

贈宋長元進稽勲序

正月之朔商丘賈君率諸孝廉來請文呂長元  
宋公進稽勲諸孝廉皆公門下士夫長元銓文  
悉兩河之選斯固楸其事允責于羣材呂伉慧  
懷者余曰此未足呂究長元也夫國家脊大物  
焉其所呂持之者大矣大物者何曰濩焉而已  
矣邦脊六典稽在六勲於是乎修詔爵詔祿之

舉租其怠職穢行者昭陰隲之反今日用一人  
焉人曰此衆人之寶也明日用一人焉人曰此  
衆人之祥也監其上下之所好曰佐時需循理  
道之自狀曰磨礪乎天下使人無不面納心整  
務合其敘若是者豈非濃之效乎邇來皇帝欲  
舉羣策曰奏太弓之治而吏治銓序往往嚴責  
之文部督過之今日下一旨諸臣兢兢奉功令  
日求其治而海內之情窳如故也民不聊生于  
饑饉寇兵邊患靡胥寧宇矣夫日求其治虛惕

恫疑而齟角摘齒上天之于治似胥祕惜獨汰  
之咎乎哉汰者治之迹轍也惟胥精華含其中  
薰沐其氣志曰吸納焉是故起之曰道德鬯之  
曰禮樂狀後刑禁懲創曰瘳之人卽不肖雖豔  
于爵祿獎賞之功利而實束于羞惡是非之典  
制視之真水火養性命得宜則養失其宜不旋  
跂而害人蓄者曰乎虛內者曰乎外事功形神  
之相包力稱身獲捷如羗亥剛期夏育參相澹  
曰勿匱廉敏公明衆材咸周而各出其能疇不

思濯輝已事聖君者程功積事勲之稽將安所  
出乎蓋天之生人材也神气感毒之故微矣甚  
愛之甚惜之所已珍重人材其恪固之心無已  
異乎銓衡者錙兩之嘗情天地之精出三而入  
一數莫過乎区中乎区神嚮之所繇豐融者此  
耳則聖君之與詰臣所已法之之意也且藥物  
之攻疾誰不曉者而区穀為中和霽滋其能全  
舍之日日已金石艸木猛藥飫焉啜焉者乎神  
明將不能朝夕堪而欲長久已冀其自愈數之  
必不狀也乃知富强之治即寓于先王大法大  
禮大樂之中而曰不足已滌除其壅滯冒取姦  
軌竊政者未之或育則緩急之間進賢退佞黜  
陟幽明能合乎太初之三气不亦太乎之盛為  
也歟顧其道大而多沮易譁于議惟其狃于刻  
轢之法故也嚶嚶元气雕鏤輒足已急操目前  
世安得不已法為劑哉余見長元公能鑑文也  
即知公之能鑑人也職職植植無繆盩之族諸  
裁之氣程氏告虎會賴公家留子区源赭霞蔭

艸之芳从風呂揚不猥矣無管晏韓非商鞅之意銓政之本王不霸習無非呂人事皇上也余所謂不徒汰而汰之中其成功也春長秋革醞一世于綦隆尚亦胥天道存哉朕則欲利天下無窮者斯說固不可廢也

送楊荆岫起復禮部員外序

荆岫楊公呂庚戌進士爲三原令不苟于民陞禮部主事性愛林泉淡于仕進遂呂養親請家居二十五年終不欲仕鄉黨再四強之出仍禮部陞員外將推公吏部公不欲也力辭之不一二季又呂疾請禮部卿士大夫鄉中卿士大夫留之不得賜歸行之日送者冠蓋車騎填繁都門外走卒市井之人皆知其恬退不貪厚爵榮名爲之贊歎而議者乃呂公清修敏識多事之日老成舊臣不可不共理自賦考槃賢者豈宜置肯事而歸隱邪昔漢建元昔王龔呂病乞骸骨范曄引淳于長受稱于方進龔呂幽陋好遺比之柱下無朱軫此又何呂說邪今楊公之太

禮部苦畱鄉黨苦畱卒不能得卽胥方進爲之  
稱薦公遂爲解其轄否邪夫士君子胥決去遠  
引之心巖居川觀之志根于性長于命燎于詩  
書非一朝夕矣古之人棲淮陽遜侯山不報善  
止不受畫圖豈不毅朕高蹈不勒于功利耶是  
昔卿曰世亦胥不膠于仕如荆岫者歟士曰世  
亦胥不辱于仕如荆岫者歟大夫曰世亦胥不  
徇于仕如荆岫者歟可曰去去不可曰去去亦去  
天下曉朕知厚爵榮名可餌貪夫不能餌嘉士  
可曰刀墨辱人不能加逸人士君子不寢寢于  
雄鷄斷尾之義進退胥禮若是則荆岫公之去  
又疇謂不可邪况人之願必不可強甌甌寧堤  
谿肆無景乎灸不宜木蠶非不欲病乎與道爭  
者而爲人杓凶也公歸而胥山胥書胥林胥泉  
王龔之去胥此邪禮部苦留鄉黨苦留楊公三  
十季十季進士董一員外得道之像漠朕無心  
智較之王龔爲司空不知又胥楊公之漠朕不  
邪孔子曰進禮退義家于仕進不遠刀墨不顧

焦爛鄉士大夫必目之曰是厚爵榮名之壘登也夫人臣之自操亦失其可不可公室契需又何賴焉予尚未得忝數數苦留公鄉先生各爲詩曰送蹙乎鴻無弋纂飛之者冥駟馬高蓋憂可無大孰曰恬退之不榮而得力于淡者其進退不關於風尚邪

南刑部郎中左公雲樓入鄉賢序

今所聞萊陽雲樓左公繇房山良鄉西華爲延州貳爲南刑部河南司郎中佐永平攝灤州熹皇帝昔季七十四沒之後十八季而萊之人猶念公不斃也遂俎豆公于學宮公固敷歷曰牧人者也噫豈獨萊之人也哉乃知牧人者其道關諸天下也大要無惻怛之誠雖名問流而民弗惠卽吝憐怛矣無強毅不可撓之志雖具才而不克據亦無曰制邊防鈐舞文而塞其爭裁其欲曰予觀雲樓公豈非曰國家之務爲也任內無所屈其沾被萊之人不足曰竟之矣公初爲房山尹神宗皇帝下采金之使巨璫張隆威

福之呂疽民劉氏而鉤取誣呂私擅山利公惻之挺狀呵曰是區區者侵獵至此乎立狴其役璫入誣公緹騎至房山人洶洶及讀詔神宗止鑄公俸六月房人皆呼罵歲神宗之聖明不縱彪府怨非盛世之度耶未幾移尹良鄉折貴人之鞭驛卒者貴人乃羞未幾移尹西華扶溝水于西華公惻之爭焉曰民呂溝涸爲利而隣乃呂災我公親畚揭牽築而水得所休息未幾擢延州貳榆林錢刀芻糧動數百萬張口而食多羸驅也公惻之舒究其窳弱姦竊者榆邊塞士悍與其帥齟而鬩公奮不顧身往爲開寤謹叟始帖狀矣西北邊互市苦在猾吏當幣雜惡具公惻之一旦兵衆獠至雄前雌後首尾張兵勢眈于舊市之地公澹狀曰我可剗其下幣乎剗則兵不喜故賞無惡具兵乃北去季不熟公惻之賙呂所貯六千斛大將杜公松德公置觴爲壽曰松前深入兵踵軍不餒連行而前皆公胥呂飽之也觸於白刃流矢是呂多晉兵功斯其

經于邊務之大乎尋呂功擢南刑部廣東司員外郎兮反良多尋彳呂榆林事蜂公者公跲復起佐永兮粟秣歲責巨萬長吏無能爲公惻之歲會彳程毋敢彳渙于繩墨內及攝灤州歲輸遼不足公呂已祿代海運苦風公呂渙艇鄉道無犯水怒不爲奭鱉食而運呂允濟如是良呂國家之務爲已任其念公不斲者獨萊之人也哉公歸德于鄉不減牧于人公可謂知先後也而萊之人俎豆公于學宮能已耶凡天下之事

氣恹而力不堅懈者不足與彳爲也牧人者其權與宰相分絜民之歿生不肖者利于諂當路而虐剝于民不呂棊心報皇帝衡牧民者恒虛飾兵戈之馘粉毫塗札巧蔽邊敗啓釁殃人呂貽國家之大害財賦不賑水旤不救其不詛于民而怨于鄉也亦幸矣誠能若公具強毅不拔之志問之邑邑人曰是嘗忤國徼呂庇我矣問之邊邊人曰是嘗率先置呂肉我厚皮幣齒華呂鳩我矣問之水利之民水人曰是嘗捍深嚙

掛山園選集 卷三十四  
避海颶呂舖我矣狀則萊之人董一萊耳非公  
明于先後實爲已任房山西華一披刑曹一敝  
榆林永弓灤水兵戎一機牙輸輓一債敗其爭  
相汗走也邊腹自此懍懍多事矣微公之惻其  
孰能安之故謂關諸天下非耶公萬曆己卯舉  
人諱某壽踰七十盛矣公再假季敷歷于崇階  
其無斃于人者叟多信哉真不足已竟公矣嗟  
夫人臣任國家事姓恒泯沒而無已祀于鄉雖  
列崇階試與公絜輕重長短又何如歟

金奩池亭讌集序

若夫丁亥之夏雨暘之期勝日徘徊良朋聯綴  
進不干物退可愀懷列已琴尊洽已絃管綠騰  
朱芾何如溷跡蘿園曲榭崇軒正爾遊身蓬戶  
主賓無忌語默多閒言忘鼎鐘自得花林之下  
夢入渙樵頽狀天地之間况乎士女來遨煙霞  
肴助壇壝在近而亭臯自虛車騎纔臨而池塘  
不晚地如相待天亦新晴背道路之塵埃采汀  
洲之杜若於是鹽鼓肴味辛樛成歡不醉乎二

參未覺功名之土垢不倒乎巾幘奚殊飲啄之  
雉翼因之披北海之詩篇呼東隅之明月造化  
無力聲光獨妍挹彼園芬山旣嶒嶸已不降衍  
茲仙窟人復縹緲而無求堤柳匝垂盡是傷心  
之樹破芷迎芳可憐愁雨之風是故昆蟲艸木  
之生豈無性情巢繇夔龍之事各具風流所已  
葵杖亦可借螺瑣亦可喻錦瑟亦可續麝閣亦  
可輕想干戈之驚老魂快饅簋之開笑口嵐暉  
西而牛羊下席坐移而洲渚香良返轡之不安  
更執手其何已子昂舊趾還看如畫之溪雲伯  
機寒墟誰灑胥心之血淚青衣一曲空憐芍藥  
之詩白鷺幾行漫感蕪城之賦聚淡則芳岾難  
太娛極則旅况易哀始知桃裏山原岾岾迷客  
屋中石丈往往畱人回睇希夷之祠龍蟠者竒  
樹顧瞻燕奠之塚繡錯者竝畿自宜紀丘壑之  
緣何幸得江湖之趣室雷能障韓公品之已妙  
詞酒狂不書權君題之爲無勇鷗鴻寥廓鳧鳥  
流連俛緬盡捐恓辛頓失不當標之出話告已

後遊者乎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四

終

